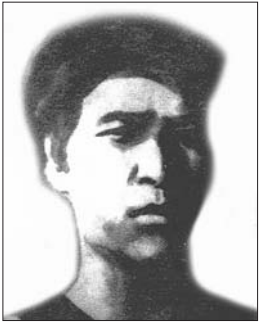


走进档案

2014年国际档案日专题



苦练杀敌本领,志在报效国家

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王国成为谋生路,去威海投军北洋水师,被录用为练勇,几年后被调补为“济远号”舰三等水手。1894年(光绪二十年)5月,在北洋水师举行的检阅大典上,王国成凭借突出的表现,受到亲临巡阅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嘉奖,由三等水手升为二等水手。水师检阅刚刚结束,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出兵帮助镇压东学党农民起义。日本政府早就蓄谋挑起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借口保护使馆,侨民也出兵朝鲜。随后,日本当局向中国政府宣布“绝交书”,伺机对中国开战。

7月下旬,清政府又派兵五营增员朝鲜牙山的驻军,并命“济远号”、“广乙号”、“威远号”三舰巡护。第二次赴朝的王国成早已作好了为国献身的思想准备,在“济远号”舰起航的前几天,王国成跋涉90里路归家向亲人告别。

“这次赴朝,看来是为国效忠的时候了。”他边说边掏出自己一张6寸照片交给妻子。“把这张照片保存好,等孩子长大后,给孩子看看爹的模样。”辞别妻儿,次日王国成随即毅然回舰。

临危不惧挺身而出,连发四炮扭转战局

7月25日拂晓,“济远号”、“广乙号”舰从牙山起碇出航。7时30分,二舰驶近丰岛西部海域时,发现日舰“吉野号”、“秋津洲号”、“浪速号”三舰横海而

临危不惧挺身而出 连发四炮扭转战局

甲午海战中的爱国水手王国成

□刘芳

电影《甲午风云》中有这样一组镜头,至今让观众记忆犹新——北洋水师“济远号”“舰水手王国成,面临日舰“吉野号”的疯狂逼近,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开炮重创日舰“吉野号”,保护“济远号”舰安全返航。演员庞学勤在塑造这一形象时将王国成威武粗犷的水兵气质、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忱表现得淋漓尽致。

事实上,这一甲午海战爱国志士的银幕形象并非艺术虚构,在历史上确有王国成其人,1867年(清同治六年)生于山东省文登县(现威海市文登区)文登营村一农民家庭。在举世震惊的中日甲午海战中,仅仅作为一名普通水手的王国成,却在海战的危急时刻不畏险阻、挺身而出,从而扭转战局,为北洋水师的甲午海战史写下不朽的一页。

▲王国成

来,它们直逼中国舰艇,并突然发起猛烈炮击。“济远号”、“广乙号”被迫还击,奋力抵御。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甲午丰岛海战。

面对日舰猛烈的炮火,“济远号”、“广乙号”两舰水手不惧安危,奋勇死战。王国成的任务主要是负责往尾炮运送炮弹,尽管敌舰炮火密如雨点,王国成毫不畏惧,在甲板上迎着枪林弹雨来回穿梭。

双方炮战1小时20分,“济远号”大副、二副相继阵亡,管带方伯谦贪生怕死,见此情形立即下令转舵逃避。日舰“吉野号”随即从后追赶,方伯谦赶忙下令挂白旗,不久又挂日本海军旗,全速驶逃。

12时30分,日舰“吉野号”全速逼近,距“济远号”舰仅三海里,并以强炮火猛击,“济远

号”舰尾炮手被炸牺牲,管带却没有开炮命令。见此情景,王国成义愤填膺,奔向尾炮,在水手李仕茂的从旁协助下,用15厘米口径尾炮对准“吉野号”连发四炮:第一炮击中其舰舵楼,削平瞭望台;第二炮砸在吉野舰头,前舷撕裂;第三炮未中;第四炮正中“吉野号”舰身,炸裂甲板,舱内受创。

四炮之下,日舰“吉野号”起火,舰头低俯,转头遁逃。“济远号”舰安全返港后,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通令嘉奖有功人员,王国成被推为首功,赏白银500两。

誓死不当降兵,报国无门郁郁而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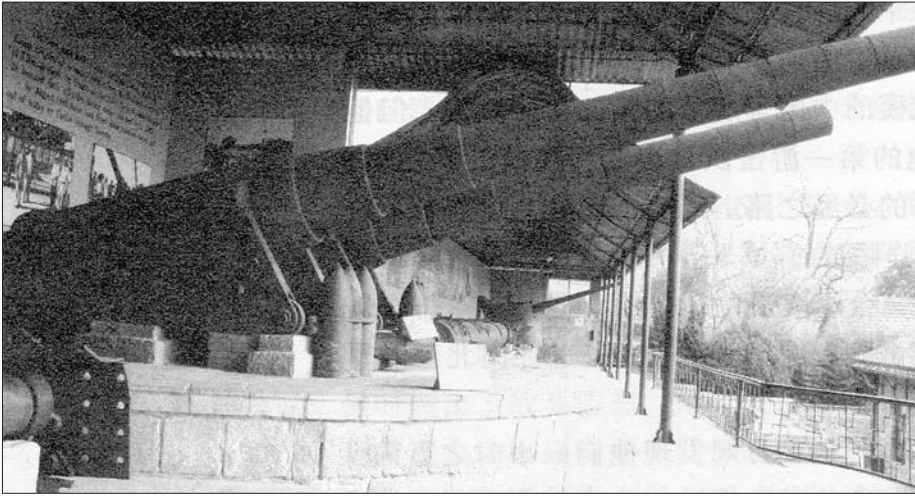
北洋水师甲午海战失败后,丁汝昌自杀殉国,威海营务处候

补道牛昶煦与日军签订了《威海降约》,将北洋水师包括“济远号”舰在内的四艘战舰六艘炮艇,以及刘公岛各炮台和岛上军械物资全部交给日本侵略军。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2月17日,日本联合舰队开进威海港,占领刘公岛。至此,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王国成誓死不当降兵,他只身去旅顺投靠战友,欲再寻报国机会,后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行径,终因报国无门忧愤过度,于1900年病逝于旅顺,时年33岁。

位卑未敢忘忧国。王国成区区一名普通水手,却能够做到始终心系国家、胸怀天下,面对敌军的炮火置个人生死于不顾,舍生取义,使“济远号”舰转危为安。

(参考威海市文登区馆藏资料《文登文史资料》等)



济远舰前主炮

石英：一位令人尊重的老乡

【天南地北山东人】

□杨曙明

著作等身是过去人们对大师的仰慕,因为在那“爬格子”的年代,能做到著作等身的确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石老至今不习惯使用电脑,写东西全靠“爬格子”,说来真的不容易。或许就是在这不容易中,他实现了自己人生的最大价值。

因为喜欢文学,久闻著名散文家石英的大名,未曾想到,去年5月,我与石老竟也有幸结识,随后又见了两次面。他那爽朗的笑声,睿智的话语,让我听了格外享受。名家就是名家,每次见面我都能从他身上学到好多东西、悟到好多道理,可谓受益匪浅。

石英先生出生于1934年,他戏称自己如今已是名符其实的“80后”了。从年龄上说,石老长我22岁,自然属于我的长辈;从文学上讲,他曾当过《人民日报》文艺部的领导,也曾主编过《散文》杂志,属于文学界的前辈,我这个文学爱好者自然是难以望其项背。

写作是件颇为辛苦的事。石英先生今年八十开外了,但身体健康,才思敏捷,且笔耕不辍。尤其令人感到敬佩的,是他那“求新是我不能绕过的目标”的写作信念。去年秋天,得知他的新作出版了,我便冒昧打电话向他索求,不几天就收到了

他从北京邮寄来的新作。新作前言开头是这样一段话:“这是我近一二年发表于国内各报刊的散文作品,剔除了某些比较芜杂的篇章,取名为《石英散文新作选》。”“我之取名‘新作’,还有另一方面的潜隐含义,即不满足于数量的积累,还志在随着时光的推进、阅历的丰厚,尽可能在对事物的认识上,生命的感应上应具有更新的发现,更深的开掘,尽量让读者读起来不只是觉得充其量是篇目的叠加,而不能受到任何新的触发。”石老的这部新作有二十多万字,内容分为“文史探幽”、“昨日烟云”、“乡风亲情”、“域外履踪”、“神州纪行”和“心弦漫弹”六个部分。

著作等身是过去人们对大师的仰慕,因为在那“爬格子”的年代,能做到著作等身的确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即便是当今的信息时代,对绝大多数作家而言,实现著作等身也好比“难于上青天”。石英先生在

几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涉猎过多种题材,迄今已经出版过几十部小说、诗集和散文集,数量之巨早已超过千万字,早已实现了著作等身。要知道,石老至今不习惯使用电脑,写东西全靠“爬格子”,说来真的不容易。或许就是在这不容易中,他实现了自己人生的最大价值。2013年在编辑《济南的味道》一书时,我们慕名约请他写一篇赞美泉城的散文,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不几日,就收到了他从北京邮寄过来的《历下寻珍今昔感》。文章的内容、言辞之美自不必说,洋洋洒洒五千多言全部是手写,且一笔一画甚是工整。

山东的龙口市过去叫黄县,石英先生就是黄县人。或许是骨子里的文人情怀和挥之不去的故乡情结,使得他对“龙口”之说很是不屑。“黄县”是秦朝始设置的郡县,改姓更名为龙口市不仅让他觉得有些拗口,而且心里也很不舒服,所

以,他至今仍然把故乡称之为黄县而不是龙口。

人的年纪大了难免记忆力会减退,这是大多数人难以抗拒的自然规律。可是,石英先生这个“80后”的老人,记忆力之好让我惊叹不已。古今中外的人文趣事,天文地理的自然常识,他都能信手拈来、随心引用,且语言之丰富,谈吐之优雅,让我等只有仰慕的份儿。去年秋天,石老来济南的那天晚间,应外地一家报纸之约需要赶写一篇稿子,他一夜之间竟然手写出了三四千言的“地名趣谈”,引经据典,博引旁征,由此可见石老文学功力之深,记忆力之好。

石英先生颇为健谈,丰富的人生经历、深厚的文学修养,再加上敏捷的思维和健康的体魄,使得他风趣而幽默,尤其是他那平易近人的品德,让接近过他的人更是感受至深。面对石英先生,我总是由衷地感慨:这真是一位令人尊重的前辈和老乡。

【走南闯北山东人】

麦子地里的野餐

□纪慎言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箬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这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观刈麦》中,为读者描绘的一幅旧时农家芒种时节男女老少为抢收遍地金黄的小麦,而合家奔忙的风俗画卷。

芒种,芒种,芒收,谷种。这是农家一年之中最繁忙的季节。清代王时叙也在《商周山歌》中写道:“旋黄旋割听声声,芒种田家记得清。几处腰镰朝雾湿,一行肩担夕阳明。”描绘的也是芒种时节农人们在一阵阵“旋黄旋割”的杜鹃啼鸣声中,起早贪黑地进行收割及担运麦子的繁忙景象。古人的诗句勾起了笔者儿时的回忆,半个多世纪前在故乡参与收麦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鲁西北平原上的故乡自古就不是一个富庶的地方。这里早时盐碱厚,雨时涝灾常;每年一季的麦收寄托着祖祖辈辈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劳苦大众的深切希望。那亩产最多百斤的麦子是人们心目中真正的“细粮”。因此,这里的麦收季节虽然让人们紧张劳累,身心疲惫,但是因为闻到了麦香,看到了希望,还是让人们像过节一样振奋、欢畅。

用镰刀割麦子是后来的事情,在我记事时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们那里都是拔麦子。因为人们不舍得把那些用镰刀割剥的麦茬留在地里扔掉,连麦茬一起

拔下来的麦子,去掉麦穗后剩下的麦莖可以打成用以铺垫或苫盖的稿荐,就是不用来打稿荐,那带着麦根的麦茬还可以当做烧火做饭的柴火。而拔麦子是与挖河打堤一并被列为“N大累活”之一的差事。人们弓着腰用手抓住麦子,直接把一大把整棵的麦子愣愣地从生长着的土地里连根拔出来,那活计的苦累如果不能想象的话,看看人们手上被勒出来的燎泡或许能让你体味一点农人的艰辛。但,有麦子可拔的人们还是满脸的憨笑。

农谚云:麦熟一晌。就是说,今天早晨看着还不大熟的麦子,经过一晌的暴晒可能就熟了。而熟了麦子是必须及时拔的,不然麦子会炸芒崩粒,眼看到手的麦子就会减收。中午天热的时候也不能下手,也是怕麦子炸芒崩粒。所以拔麦子都是选择起五更,在麦子还有点潮意的时候动手开拔,这时不但天气凉快,麦秆也不大扎手。

起五更是大人们的专利,男人们天刚蒙蒙亮就披着旧棉袄下地了,女人们就起来点火做饭,孩子们被喊起来是在饭熟了之后。记得我那时就常常打着哈欠提着盛了干粮的篮子,跟在提着盛了汤饭的罐子的奶奶、母亲或婶子的后面,往地里去给拔麦子的爷爷、父亲和叔父们送饭。

让我能够记住麦收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把饭送到地头后,一家人在麦地里的那顿野餐。不记得奶奶母亲及婶子们吃什么,但记得我这孩子辈的人却与收麦男人们一样的待遇,干粮是白面烙的大饼,咸菜是一个月前腌的咸鸡蛋,汤是熬的绿豆汤。把咸鸡蛋扒开往大饼里一卷,一口一口地咬到嘴里嚼着那真是一种特殊的享受!看着爷爷、父亲及叔叔大口地嚼着嘴里的美味,我故意把平时难得吃到的带油的蛋黄托在大饼上晾着,以延长幸福的时刻。这时,就看见东方天际升起的大阳,好像一枚硕大的蛋黄跃上广袤麦田铺陈的这张金色的煎饼上。

于是天地人就在这特殊的时刻成为舌尖上的美味。记忆也因此一直如此甜美。